

扬
The fifteenth
NEW
Concept



省登宇 主编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获奖者佳作
B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获奖者佳作B卷

省登字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扬：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佳作·B卷/省登字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4

ISBN 978-7-5125-0500-1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490号

飞扬：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佳作·B卷

主 编	省登字
责任编辑	宋亚珏
统筹监制	葛宏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燕 兮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6.25印张 27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500-1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1551 传真：(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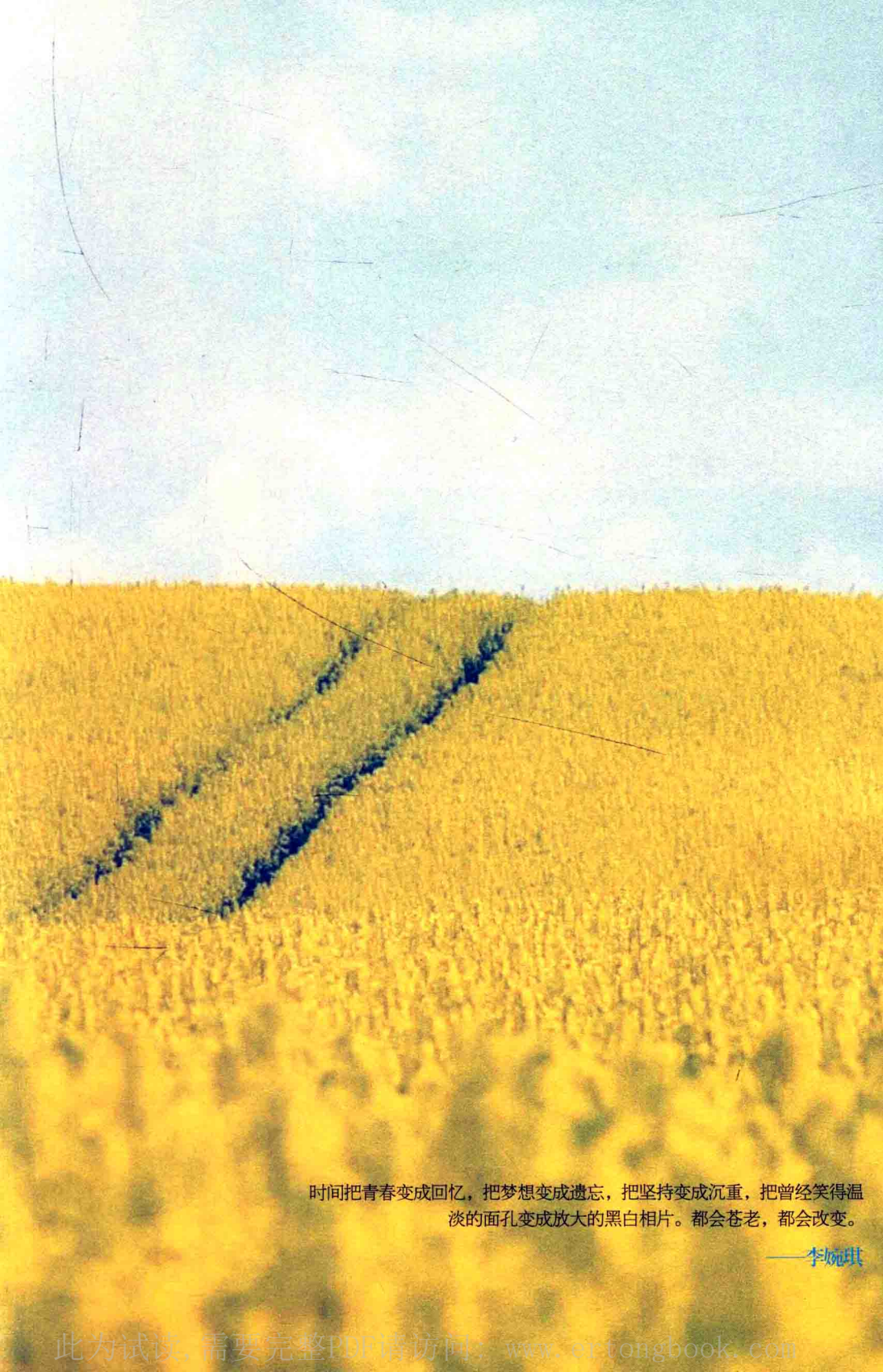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The fifteenth
NEW
Concept



时间把青春变成回忆，把梦想变成遗忘，把坚持变成沉重，把曾经笑得温
淡的面孔变成放大的黑白相片。都会苍老，都会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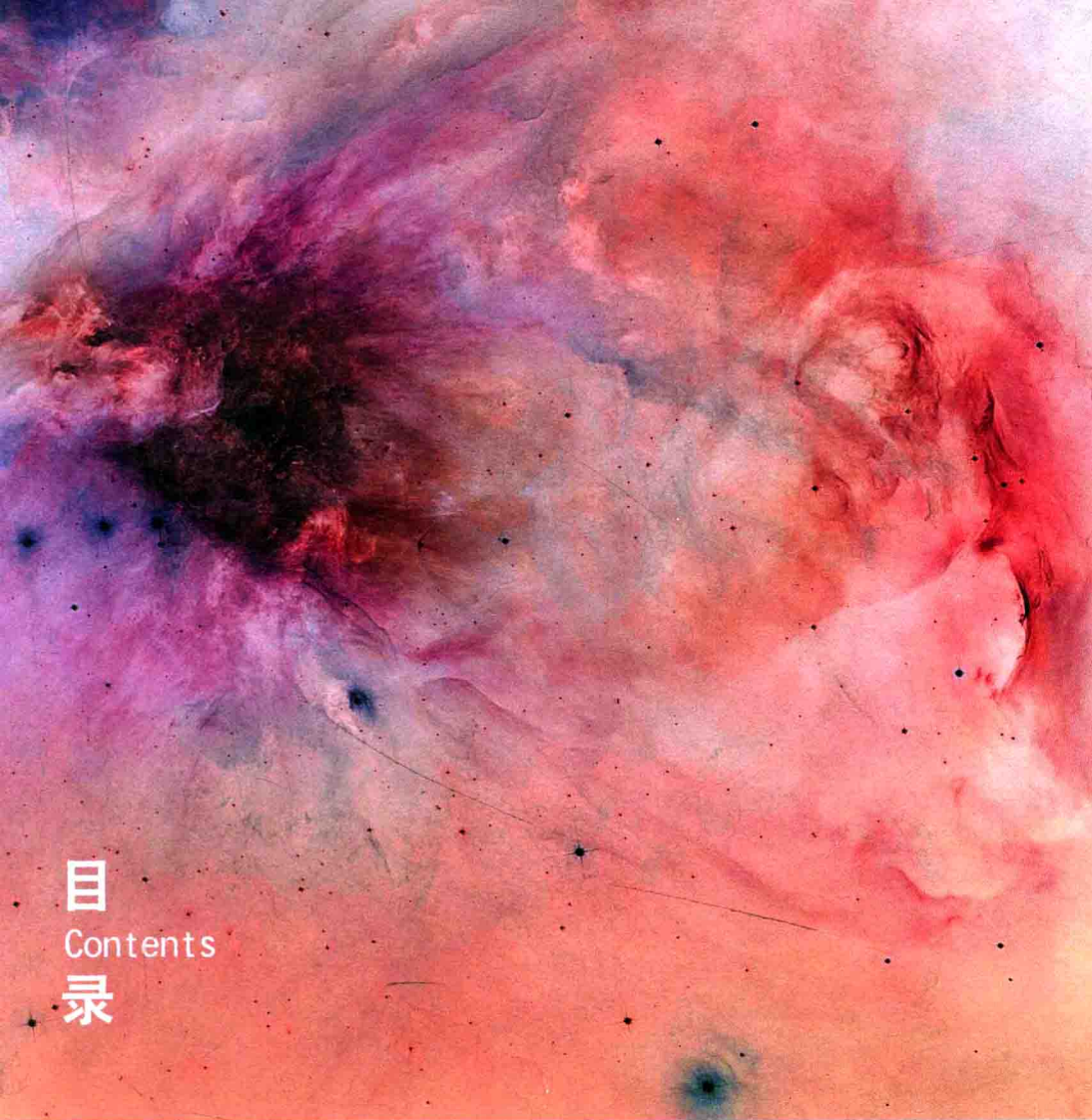
——李婉琪

The fifteenth
NEW
Concept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获奖者佳作

B卷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上海纪行

三年·三年 / 002

上海·我记得我来过 / 014

第二章

若为浮云

嗨，美人 / 026

徐兔兔的爱情骗子 / 029

若为浮云 / 036

青春在再如诗，年华铿锵成铁 / 043

其实我明恋你很久了 / 055

木棉花开 / 062



第三章

你是一道光

你是一道光 / 068

好叶楠 / 086

田男丙男 / 094

猫先生的影子酒 / 102

凝川 / 107

第四章

没有人告诉我

嫣然一笑，旖旎年华 / 122

没有人告诉我 / 125

邂逅 / 132

如果，是你住在我的梦里 / 141

视界 / 148

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获奖者佳作B卷

第五章

预言悲伤

预言悲伤 / 162

信 / 174

朽目 / 182

回家的手链 / 194

留守 / 200

第六章

到不了你的美好

到不了你的美好 / 206

绿色的笛子 / 214

新日 / 219

挣扎 / 231

深水阑珊 / 242



第一章
上海纪行

三年，三年
文/陆俊文

上海，我记得我来过
文/黎晔

三年，三年——第十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纪行

文/陆俊文

在真实生活之旅的中途，我们被一缕绵长的愁绪包围，在挥霍的青春
春的咖啡馆里，愁绪从那么多戏谑的和伤感的话语中流露出来。

——居伊·波德

我称三年为一个轮回的周期。它足以摧毁所有生活的秩序和你的记忆。漫长
而疲惫的三年，痛苦不堪的三年，小心翼翼的三年，沉默的三年，静止的三年，以
及消失的三年。

再见上海。

梔紫——吉青子

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梔紫还叫做梔紫，第十五届的时候梔紫变成
了吉青子。我说，这是真名吗？吉青子说，当然是真名。我说，那我可以用在我的
小说里给人物取名字吗？吉青子说，当然可以。

但我之后一直误把吉青子叫成青吉子，难以改口。所以，还是叫梹紫吧，总归是同一个人，名字不过是虚拟的符号，它比生活更会欺骗你，比脸面更像一副面具。

五号那天中午去机场，是梹紫一路送的我。天下小雨，同小隆在海友门口分开，同叶仁杰在地铁口分开。我说，为什么来的时候艳阳高照，走的时候却偏偏要下着累赘的雨，它难道以为这雨能把我们所有人留住吗？只是让我们走得更匆忙，更狼狈不堪罢了。

在淞虹路下地铁的时候，因为一个大叔卡在门口不肯走，我生拉硬拽着行李下车，把手腕给扭伤了。这疼痛一直从上海持续到南宁。梹紫帮我背包，我拉行李箱，在候机大厅两个人快速地走，快速地分开，快速地同上海告别。

梹紫是在我在上海见到的最后一个朋友，在之后整个漫长的回途中我被席卷在对密密麻麻陌生人的提防之中，惶恐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从一大群刚刚熟识的人之中挣脱出来，抵达另一个自己曾经熟稔而现今却已开始陌生的地域。

这几日颠倒的疯狂的躁郁的忧愁的日子被我打包装进行李箱带了回来。很庆幸我将它们一股脑儿装进洗衣机里用清水和滚轮搅得皱巴巴，阳光将这些记忆晒干悬挂在窗口之外，黄酒和三得利的味道，烟熏和黑夜的尘屑，都洗得一干二净。忘记是最好的美德，苦闷一下子就可丢空。

胡小隆

你跟我说你记性不好，我一年多前向你吐露的秘密你都记不大清楚，那些我难以启齿的、却挥之不去的过往。可你欺骗了我。

临走的前一天夜晚，你扛着你的美能达相机，拉着我同叶仁杰两人在万航渡路 and 北京西路的十字路口中间拍照。你站在车流之间的空地，支起脚架，叶仁杰穿着咖啡色的大衣，风中吹拂着这个城市淹没人心的尘隙。我说我不喜欢拍照，不喜欢把自己留在别人的影像之中。上海夜里十二点钟的马路并不空旷，行走的车辆和路人将夜晚装点得迷离。世界迷离，眼界迷离。

2011年年末我同你认识的时候，我在厦门你在上海。第十四届的复赛名单一

出来，论坛、微博、贴吧和群里就沸腾声一片。我在群里看到你说话，你的名字让我忽觉熟悉，就翻出你的人人网并且看到了你相册里的那些画，那些色彩浓稠却又情感泛滥的画。我截出几张我喜欢的用企鹅发给你，你说，这些画你都已经没有了，问我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故意不答。包含了记忆的画大概像滔天骇浪一般涌向了你，轻易地让人不堪一击。

就这样从自揭伤疤开始认识。无论那些是美化的谎言或者扭曲的真实，都显出如此坦荡荡的自己。

随后的一年我断断续续地同你联系。凌晨一两点的电话，早上八九点的短信，一天无数次的对聊，或者一两个月的没有音信。那段时间我的感情是乱糟糟的，酗酒抽烟，同朋友相隔离。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走在午夜的街道上同你讲长途漫游电话是我的常态。那时还是冬天，你在北京，在上海，在安徽，在拥挤的火车站睡着，在便利店，在别人家的沙发，在不知道哪个城市的哪个角落，而我在固定不变的南方边陲小镇，在那条老得发黄的旧街道，我看不到色彩分明的四季，看不到雪，看不到你。

我忽然觉得这些零碎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自证我同你说过的，这世上我只爱自己。我猜想恐怕你也是这样，只是当你把这份爱转移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是浑身伤痕累累。

三号那天清晨天天同你分手。你问我我夹在中间是不是很难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仍处在前一夜的大醉酩酊之中，头疼欲裂，浑身乏力。我凌晨四五点的时候被叶仁杰从包厢拖回海友，一路吐一路走，错过了陈冬冬用空酒瓶砸自己的头，错过了乔木叫嚣着砸自己手臂，错过了KTV里那乱糟糟的场景。

新概念不该是这样的。这是我这几天听到过的最多的话。其实这一年一次的聚会不过是苦闷的人到上海这地方借着点酒兴发泄自己的情绪罢了，不过是生活得抑郁不得志的人向故友吐诉、同新人相识罢了。遭悲怀。写东西的人总是敏感到将自己和世界、和他人对立起来，包括一小点细微之事皆可酿成浩大的情绪。这并非大恶，只是太在意。

五号走的那天我送给你那只黄色的在灵隐寺买来的莲花布袋。王家卫说，念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猜想你一定觊觎了很久便慷慨在临行前送你。总希望你在上海安好，关于感情的事我确实不知该如何提及，总之过去便让它过去了。

张天天

新概念里我很少佩服人的，你算是一个。那天我同叶仁杰在地铁里说我觉得张天天这人很不错，很会做人。两年前我就看过你的那篇《永隔一江水》，印象很深。没想到十三、十四届都错过了认识你的机会，十五届总算一睹尊容了。你给我的印象是半卷中分的头发，一身黑灰色的衣服，一条浓烈的酒红色围巾，干净利索，已经不是十三届视频里的那个高中生模样。

那个视频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人是钟濛。因为当时我到上海的第一天晚上，莫小七带我们一群人去吃饭，钟濛来了，她同小七热烈地拥抱，讲了很多话，关于北京的，关于生活的。视频里的她手指夹着一支烟，撩着头发说话。那时她还没从北影毕业，也没有去法国读社会学，可早已不再写小说。我知道很多从新概念出来的人都是这样。

你抽烟抽得很凶，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你手里夹着一支烟。扑朔迷离隔着雾看人会更真实。

知道你拿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万元奖金，便时不时调侃一番，同大家介绍你是“万元户”。可惜临走的那天没能见到你，也没能好好拥抱一番。拥抱这个动作我是在新概念学会的，这个动作已经成为了十五届的招牌，每一个人都要紧紧相拥，很温暖也很舒坦。

你总说我在厦门你在福州，可我都不舍得过去找你玩，我说我实在是忙，的确不假，林为攀到厦门工作那么久，我们俩就隔着十几站公交的距离都一直没见上面。大家在上戏旁边那家湘菜馆吃吃喝喝，聊聊生活，一年就见那么一次面，一起吃那么一顿饭。生活真是场拉锯战，漫长得让人厌倦而心烦。恐怕感情也是这样。

乔木——刘文娇

十三届认识你的时候，你穿着那件乔丹的运动外套，红色的指甲。十四届的

时候你还是穿那件乔丹外套，可是红指甲没了。十五届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没继续穿那件外套？你说，坏掉了。

好在记忆虽浅却还不至于那么快坏掉，它的保质期总归比凤梨罐头长些，比速食的爱情久远。这几年你喝酒抽烟越发地凶了。十四届的时候我一下飞机就听黄可说你酒精中毒被送去了医院，十五届好在没什么大事，十六届你继续带新人，不要总是一副酒醉迷离的模样。

2012年夏天你同我说一路逃票从青海到了西藏，客栈老板人很好还送了你一瓶酒。你说你不继续念书了，我想也好，你的性子太野，什么都束不住你。可最后你还是又重新回到了学校。2012年的下半年你又开始到处跑，你到福州找天天，叫我过去一起玩，可惜我忙着考试，无法抽身。你忙着艺考，我忙着期末考。你在偌大的世界走走停停，我在窄小的校道兜兜转转。

有时候我是很羡慕你们这样的人的。可以抛开很多东西，放纵地狂傲不羁地自由地生活，即使常常会陷入没有指望的境地。我越发地学会循规蹈矩，不敢同强势者对干，违心地一味屈从，标榜着中庸，连说实话也顿生羞愧。新概念这个群体里有各式各样的人，而我认识很多人，都来去匆匆，不同任何人联系，独立于圈子之外，甚至为了那少得可怜的自招名额抢得你死我活，那些纯粹的、只是因为写东西而过来的人越来越少，那些真挚的纯真的眼神，也渐渐远去。

于我而言，上海的冬天只有在复赛的那几日才是热闹的，而人一散就格外地冷清。十三届的时候我几乎是送走所有的人才离去，那种告别友人、告别城市的情绪一年年都在增加。很不幸今年你留到最后送走了所有的人，所有那群从不认识到彼此可以相互戳穿、惺惺相惜的人。

《十年》，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这首歌。我其实一直都记不清楚这首歌的起调的歌词，因为每年只会唱一次，而这三年来每次都给你唱，这是我答应了你的。

我不知道你这一生还会遇到多少个朋友，还会有多少个十年，谈多少次恋爱，付出多少次真心，但我希望写作于你永远都是最亲密最不可分离的生命姿态，像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热烈地活着，热烈地写作。

潘云贵

朱聿欣说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乡土作家的名字。我戏谑，人家是写青春的，哪里是写乡土的，我才是写乡土文学的嘛。

其实和你认识并不是因为新概念，接近一年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手机和企鹅，你从东北佳木斯给我长途电话到鹭岛厦门，而我们有机会见面竟是因为十五届新概念。同你在杭州灵隐、在上海海友的这段日子，你同我吐露的东西太多，多到我甚至觉得愧疚我承载你那么多秘密。十五届新概念之盛大，不单是组委会把郭小四、张悦然、周嘉宁、小饭这样的80后新概念系代表作家请回来，也有吸引了你这种成名成家的作者过来参加比赛。

同大家介绍你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2011年冰心儿童文学大奖，首届海峡两岸网络文学创作大赛小说组冠军，全国十佳文学青年，《格言》《读者》签约作家，今年要出五本书，一部长篇和四部个人文集哦。

可这些噱头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单纯幼小的你，眼眸清澈，笑容灿烂。你让我看到的是最初那个执念于写作的自己，恐怕每一个选择用文字表达的人都有难以倾诉的故事。我知道你也是这样。

看到你对待自己的读者和粉丝“云朵”们那样贴心而认真，恐怕是很多作者都做不到的。你同他们聊文学、聊人生，真挚地同每一个人交谈，给他们鼓励。我抱怨你是个太过清规戒律的人，恪守着作息的标准，远离烟酒和嘈杂的人群，当大家都在大厅玩着桌游的时候，你选择一个人默默在房间里写东西。不论如何你给我太多写下去的动力，就像最初选择的那样。

同你在床上深夜里聊着诗歌的感觉很好，同你在人生地不熟的杭州街道游走的情绪也很好，看你撒娇嘟着小嘴死活不肯喝酒、又叫我陆老师给我敬酒的午后很好。什么时候若你长大到已不再想写青春，那就写写那已苍老的人生吧。

普鲁士蓝——王苏辛

我唯一记住的你的一篇小说的名字是《在多年以后的小镇上奔跑》，不知道

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个名字都有种莫名的失落感。十三届的时候你同大宝来敲我房门，只一面之缘，十四届的时候你和我同一个考场，那一年我反复地叫你蓝姨，十五届的时候还没等大家复赛你早早就走了，只是正巧在上海，正巧大家有机会见了面。

在久光的时候我跟你边走边聊了一些近况。我说我羡慕马璐瑶现在的状况，中文系毕业至少能找到一个想干的活儿，写写剧本也好。我没有提及一个多月前我找你发给我你写的那篇小说，那篇我在《青年文学》上看到被开头深深吸引住的小说。文字是这个年纪难得的，尽管故事太散，可至少感觉在。这年头能像你这样严肃地写作的人很少，能像你这样低调的从不炒作自己的写作者更少。

我喜欢你“普鲁士蓝”这个笔名，也羡慕你同小隆一样能画插画，能有机会自己给自己的书配图。我以前曾跟小隆说过，我十六岁的时候同教了我六年的美术老师告别选择远离艺术这条道路，可自己走着走着竟又走到写小说的歪门邪道。五年前老师要我考绘画艺术生，我抱着画笔、颜料、画板一丢锁在杂物间从此不再触碰。我那时觉得像师兄们落魄的生活我难以接受，可我又怎么得知像我现在这样欲图以写作为生的日子还不如卖画来得爽快。

对于你的生活我并不很了解，只是偶尔听人提起你。可看你说话时总是抱着一副忧郁的表情，让人多少有些悲凉。那天从久光出来天天接到了吴清源，乔木接到了汪思远，一行回了海友闲聊。你之后离开得很早，也未有机会同你告别。

不过我常常能在杂志或书籍上看到你的文字，也算是和你相逢了。

莫小七——马岩龙

十三届的时候阿青给我订了房，到浦江之星最早见到的人是你。那天一桌人吃饭我旁边坐着的是贺伊曼和刘创，而再旁边就是你。你和莎曼说我长得像去年还是前年一个来比赛的选手。我摇头说不知道。

长得相似的人太多了，可每一个人总归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于你于我都这样。我和叶仁杰在私底下聊，他说他从十二届开始到十四届，连续三年在新概念除了你其他谁也不认识，而之后认识了我，所以记住了我。我一直都很感激你，因为